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九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論四

武王論 宋蘇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也舜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

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

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

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始皇論一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
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備
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
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
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
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

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

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

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

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

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秦論二 蘇軾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

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疆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

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

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

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隷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寛饒害趙廣漢韓延

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

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河清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

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三國論　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葢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知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

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知攻知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知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

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知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

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

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平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吕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髙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髙帝為不可及也夫

蜀論 蘇轍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

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葢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劒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

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

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怨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

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晉論　蘇轍

御天下有道體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

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鬭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鬭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

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

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

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彊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梁武帝論 蘇轍

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絶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

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説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

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

隋論　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

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

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厭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

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呑滅取畧已盡矣而東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

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積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以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

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纍纍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內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

事皆制於内當此之時謂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内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内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

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僇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

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而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

相懲戒以求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知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

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内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内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

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内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葢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

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歛

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高祖論 蘇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與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

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後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

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泰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西晉論 何去非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觀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遲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驚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嘗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遲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緩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禍福而

已不就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覿其昭然之形此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攘而擯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弊而悅其向服也因内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

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防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承武帝攘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内爭始納呼韓邪使之依阻塞下稍通五原而來其朝至於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塞而請罷邊備賴侯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亡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

漢亦甚悅其來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

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覊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淵微漸為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

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令而牧役之雖有夫為
禍之形皆不為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
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呉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
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
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為之假建名號而稟資之
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
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
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

果斷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决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晉武自平一吳曾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覆切至皆恬然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嗟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也

文帝論　張耒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

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為過也然内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禄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隷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名之

如取孤囚侵奪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姿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

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法廢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内顧而無所恃鋤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

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為孝宣無負於霍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

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攷矣

光武論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

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

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内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内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舋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出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

蛇之螫艸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

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嚻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嚻述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

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畧不可及也且吾久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

事有髙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它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髙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

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而咲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爲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五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九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論五

武王誅紂論 明方孝孺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噐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畧若

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疑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記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説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

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

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茍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唐論　方孝孺

有志於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為喜

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於成功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先王之治天下為其所當為而不強其所難為使天下民物各循其性終身行之猶有不及何暇他務哉後世之君多好徼功於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尤甚皆太宗啟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以逞於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為中國之患也甘心於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

子孫多死於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於踶嚙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既平羣雄而盡有海内其心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粤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於玄宗盡用胡人為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禄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於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絶於邊郡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

皆出於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於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翦於武氏再覆於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温斐之太宗於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葢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為心在拯民而不在圖利庶乎可

免哉不然是以一時之功易無窮之禍也

宋髙宗論　劉定之

康王前嘗為質於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刼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郤遣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為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葢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

絶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强宗為霸主糾合諸侯為周輿衛至於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以祀姬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載籍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固其存者也漢懲吳濞楚戊之强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於哀平之際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盜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嚮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焉璋猶能崛强

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温簒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沈於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於龍興寺女真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於完顔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

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繼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為其子孫計可以無疑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留康王以續之何也曰汴宋二百年矣仁如慶歷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意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宋太祖傳位論

陸健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境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覬覦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詐故僞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為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機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竇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

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巳誤再誤之然而後知其奸哉嗚呼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為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即位未幾羣臣請願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即位十有七年之久曽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為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内外恩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

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為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攜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醖釀以成之也

鄭莊公論　鍾惺

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攝者何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也將致之桓而成先君之志者不欲成其為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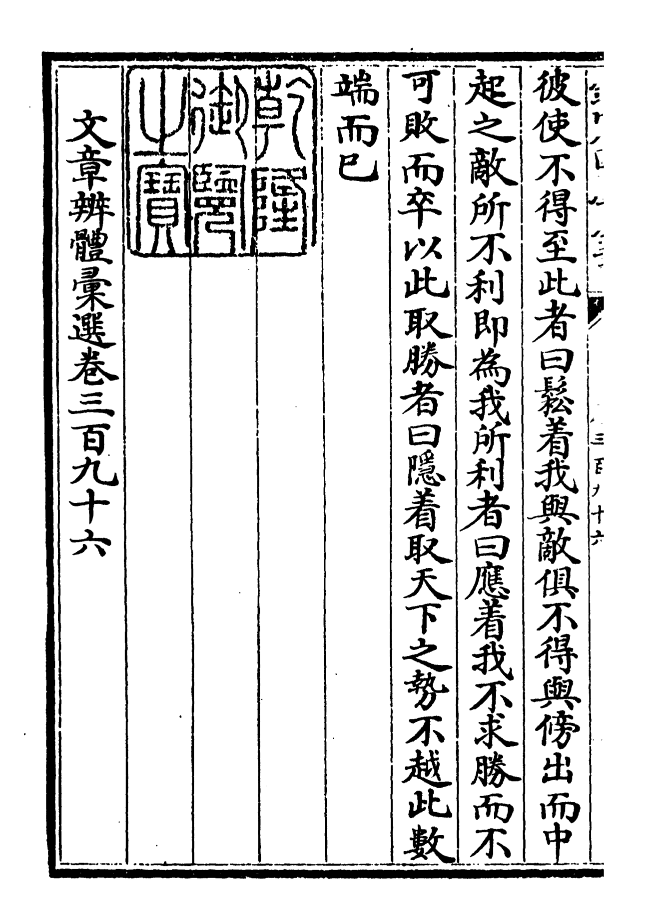
也没而謚隱公是國人君之矣國人君之兩盡之謂也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此不書即位之意也自處之道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此没而謚隱公之意也人處隱公之道也春秋之義也

漢高帝論　鍾惺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奕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項王怨黥

布漢得使隨何説降之雖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於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於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於此而敵不得備之於彼者曰警着敵備之於此而我引之於

彼使不得至此者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為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隱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七至四百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宋子濂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論六

前史得失論 漢班彪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

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乘檮杌之事遂闇
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并爭
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
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
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
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
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

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葢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

之耳目也司馬遷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立六國論

荀悅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

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

其與秦勢不竝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内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

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王商論　荀悅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婕妤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

傅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髙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髙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

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沈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茍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斵方為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

汝潁優劣論 孔融

融以爲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

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哀號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

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科甲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諸葛亮論 晉袁孝若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

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晩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賔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

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

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鋭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

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

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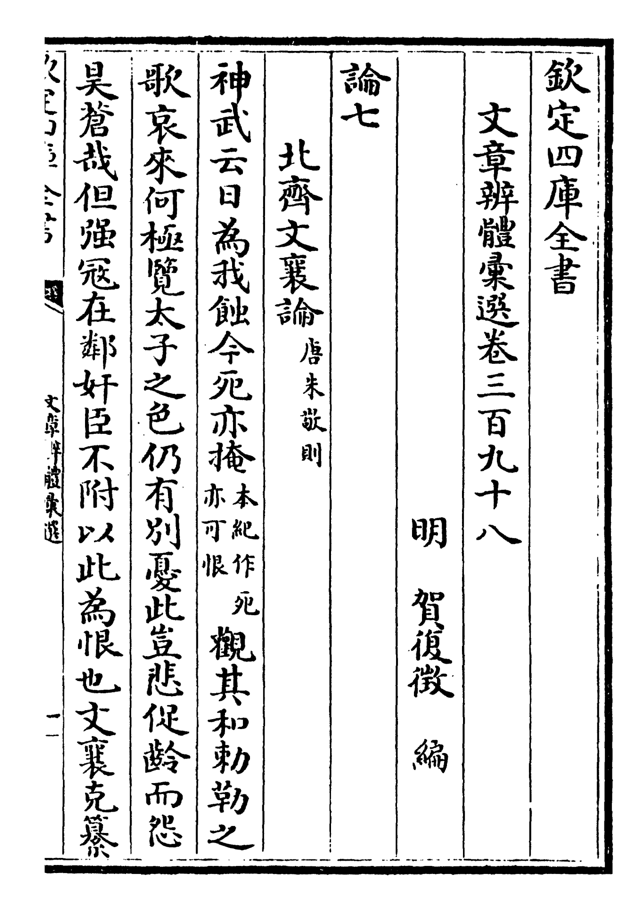
罪王何論　范甯

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懐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盖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

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辨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

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
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九十七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論七

北齊文襄論 唐朱敬則

神武云日為我蝕今死亦掩本紀作死亦可恨覩其和勅勒之歌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哉但強冠在鄴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

丕基堪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羣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恩政之忠遥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盛名器先王以之草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辟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為痴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

陵之語不念元勳念孫騰之儀寧思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决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於洛陽幾傾其父桼鄭妃於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葱專諸之劒非不幸也

史通論書志

劉知幾

或以為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見聞難為
删削也對曰茍事非其限而越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
於何不録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
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
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纒茍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
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
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為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
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

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
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為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
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
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
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
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覩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
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缺各自以為工推而論
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

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往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

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覩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

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絶能言吾祖剡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冑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草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

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録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簒逆汙神器

以亂齊民自賈吏滅天下耳目顯然閒知靜徵厥初則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
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
方善柔保位持禄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
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
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
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
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

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亾皆有隂隲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聵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隷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辨其所以然

吴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而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犇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

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歴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内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凌夷不返二代而吴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眜之絶統必能光啓周道以伯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

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末亂棄室以表義挂劒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巳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亂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鼂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頴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

為太常掌故以英詞躬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搆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

不問龔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欷歔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於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歴數有理亂也朊使無梁國以絶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東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

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為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茍圖濟身則忠

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賢遍切）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

柄者之志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於册也是使後之人寛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於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一作爲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

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馬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忌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于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覇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許遠論　韓愈

李翰所為張廵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

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賢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

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廵分城而守而城之壞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廵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

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强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張辟彊論 李德裕

揚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慮敵善揣呂氏之情竒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産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啟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内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産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

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刦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與其圖之於難豈若置之於易繇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阻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仗義居

正繇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

繇此而階亂矣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弗能止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淄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累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至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雖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

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守奉害錯之罪虗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啓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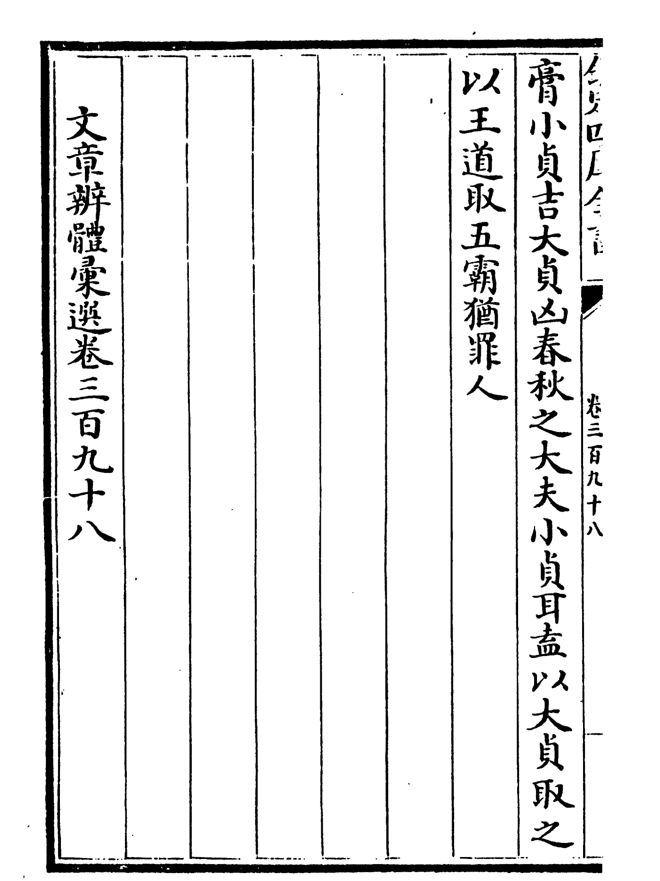
多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馬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

學小生亂道誤人主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戒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

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悖恩有難僕曰春秋豈之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比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盡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九十八